



菜市場裡的人情

我家附近有一個菜市場，我沒事時特別願意陪老婆到菜市場逛逛。菜市場對我的誘惑不是菜，也不是肉，而是濃濃的人情。我們人際交往中大概有三個層次：親人，熟人，生人。三個層次的交往是個學問：親人要生，熟人要親，生人要熟。

親人要生，老話說“是親三分客”，意思是親人也不能太不講禮，也得有分寸，保持三分客套，實際是保持了親情的長久延續。許多親人之間的翻臉就是因為沒有保持距離，什麼事情都攪和在一起，沒輕沒重的，最終鬧翻。

熟人要親，熟人之間講究的就是熟悉和瞭解，由於熟人之間不存在血緣關係，親就顯得格外重要，但

這個親多或少有點兒虛假的成分，得把握得當。

生人要熟，我們的社會一般來說都處在一個文化圈里，在相同文化的覆蓋下，大家實際都在一個大家庭里，與生人交往，表現出熟悉實際上是對對方的認可。

菜市場里永遠熙熙攘攘，水果、蔬菜永遠新鮮誘人，不像超市里，水果總是好看不好吃，交錢時排着無聊的長隊。菜市場的小商小販天天和熟人、生人打交道，分得清生熟，最懂得親疏。菜市場就是中國人情社會的縮影，窺一斑可見全豹。

一個國際哲學研討會上，在與會者居住的飯店里，一天，某位著名的哲學家找到會議組織者說：“我不能在那個普通房間里住了，你們得為我另找一個貴賓房，因為和我同住的那個人是個痴獸！”

會議組織者一怔，問：“您有什麼根據嗎？”

哲學家說：“60多歲的人，像個3歲的孩子，見到什麼都驚喜萬分。早上招待生送來鮮花，就是街頭花店擺放的價值不超過3美元的鮮花，他每次都像第一次看見似的，把臉貼上去又親又吻，大呼小叫！”

“真的嗎？就這些嗎？”

“他有時在房間吃東西，不論吃什麼都跟在品嚐天下少有的美味似的，就是一片麵包也吃得津津有味、啞啞有聲。叫人難以忍受！”

“太少見了，請接着說！”

“好色。見到一個奇醜無比的女人，眼睛也奇亮無比！”



誰住貴賓房

“不可思議！”

“一天到晚興奮得跟條狗似的，到處搖着尾巴撒歡！”

“啊！”

“我是世界一流的哲學家，世界各地都有我的熱心讀者，我不能讓來訪者看見我和這種痴獸在一起，這會降低我的身份！”

“完全正確！”

過了一會兒，會議組織者來到那位哲學家居住的房間，說：“請這位尊敬的先生跟我走，搬到貴賓套房去。以您的學問和修養，住在這種普通房間的確不太適合。”

“好，我馬上就走。”

哲學家說：“對不起，我說的不是您，而是這位先生。”會議組織者伸出手臂，恭敬地把手心對準了被哲學家稱為“痴獸”的與會者。

“噢！為什麼？”哲學家問。

“在我們的印象中，從沒有人像這位先生這樣，具有拋開過去一切經驗的能力，把‘活在當下’這一生哲學理念表現得如此真切圓滿。”

做人不要透支信任

你透支了體力，休息休息總會恢復。你透支了金錢，開源節流總會盈餘。可是你透支了信譽，費再大體力，用去再多的金錢都換不會別人對你的信任！仿若揉皺的紙，再努力你也不能再度撫平！

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秘密。當別人向你傾訴秘密的時候，說明他信任你，並且認可你的人格。

面臨傾訴者最主要的是保密，哪怕是可怕的隱私，我們只要傾聽、理解、勸慰，然後就是忘卻——忘卻他說過的隱私。

始終認為，傾聽秘密然後消除秘密，是做人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準則。

能相信你，很信任的把知心話告訴你，就是認可你的品德，不要把別人的信任當成一件可利用的工具。

能相信你的人都是培養了多年情感的人，不要讓給你說內心貼心話的朋友一個個寒心的離開！不要讓相信自己的人越來越少！

信任就是一把刀，你給了別人，他就有兩個選擇：捅你或者保護你。

所以時刻警醒自己：謹言慎行、低調做人、管住自己的嘴巴：

1、事情沒完全確認前，先不說，好比錢沒到帳就不是你的，萬一變數你會尷尬；



- 2、任何秘密，就地消化，到你為止；
- 3、說話別誇張，為了一時效果驚人，你要付出不靠譜的代價；
- 4、口無遮攔者都是只管自己說的爽，不管別人聽的心情；
- 5、背後不道人是非長短，不通過表象猜測而給別人下結論，因為猜測的都不真實；
- 6、你總認為你說的話別人不會知道，其實都會知道。

人的信任就和信用卡是一樣的，不斷消費定期還款，銀行給你的額度就會不斷增加，這是信任積累。信用卡消費了，不按照規定日期還款，經常延遲甚至不還款，銀行就會給你留下不良記錄，當然還要通過法院向你追還款，同時你在銀行留下了污點之後，以後所有的貸款都有可能不會通過的。

做事先做人，尊重自己的做人信譽，才能提陞周圍人對你的信任。



終生尋覓

覺地被金錢和權力雇用。可憐的人，從來沒理解過“人生難得”，也不知道自己一生錯失了多寶貴的東西。

畢加索說：“我花了一輩子學習怎么像孩子一樣地畫畫。”

柯羅說：“我每天祈禱，願上帝讓我早晨起來像嬰兒一般地看這個世界。”

兩位畫家不約而同地認為需要尋覓回來的是遠離已久的赤子之心。

當我們年紀越來越大，逐漸遺忘曾經擁有過的美好的、孩童的心，一旦省悟，毛骨悚然。

由於時間已經逝去，永遠回不來，益發珍惜時間如對待沙漠里的水。然而我們尋找的，到底是過往的舊人舊事，還是年幼的單純天真，或者是整個逝去的美好年華？

這是一種追溯美好回憶構成的追求，卻不應該算是生命的全部意義吧。

一天，年輕的索莫斯太太意外擁有了十五美元，這對她來說是一大筆錢。這筆錢把她破舊的零錢包塞得鼓鼓的，她覺得無比珍貴，也想起自己好幾年沒有享受過了。

如何利用這筆錢成了縈繞在她腦海中的問題。有那么一兩天她看起來像夢游一般，其實她在專心致志地思考和計算。她不想倉促行事，以免事後後悔。夜深人靜的時候，她清醒地躺在床上，在腦海里反復斟酌，一個合理而明智的用錢計劃愈見清晰。

一兩美元應該加到珍妮的買鞋費用當中，以確保鞋子比以往更耐穿。她會買幾匹細棉布，給珍妮、瑪格和男孩子們做襯衫——她原本打算用嫺熟的技巧補綴衣服，讓大一點的孩子湊合着穿。瑪格需要一件新睡衣，她在商店的櫥窗里看到過一些漂亮的款式，價格相當便宜。剩下的錢足夠用來買新長襪，每人兩雙。這樣的話有一陣子就可以省去許多織補的麻煩啦！她還會給男孩子們買軍帽，給女孩子們買水手帽。她的孩子們這回可以看起來生氣勃勃、漂漂亮亮、煥然一新，這幅圖景令她激動不已，她滿懷期待，整宿未睡。

鄰居們有時候會談起“美好的往昔”，年輕的索莫斯太太在還沒嫁人之前也曾有過。現在她不會再沉浸在這種病態的回想中。她沒有時間，沒有一丁點兒的時間去懷念過去。當下的需要佔用了她身體的全部機能。未來的圖景有時候像模糊的怪物一樣，令她恐懼，而幸運的是那一天從未到來。

索莫斯太太是那種瞭解特價商品的價值的人。她可以站好幾個小時，一步一步地挪近她想買的正在折本出售的東西。如果需要，她可以在人群中推搡着前進。她學會了抓取一件商品，抓住，然後以堅持不懈的決心和毅力抓緊，直到輪到她付賬。不管她要等多久，皆是如此。

但是那天索莫斯太太有一點虛弱和疲憊。她已經匆匆吃過一頓簡單的午餐——不！她回過頭想想，在等孩子們吃飽飯、收拾好飯桌，以及準備去購物這段時間，事實上她完完全全忘記吃午飯了！

她坐在較為清靜的櫃檯前的一把旋轉椅上，想要積蓄一點力量和勇氣來擠進圍堵在襯衫料和花紋細布櫃檯邊的人群。軟弱無力的感覺向她襲來，她整個人彷彿被抽空一般。她漫無目的地把手攤在櫃檯上，慢慢地她感到自己的手碰到了什麼光滑的東西，感覺很舒服。她朝下看，看到了手下面的一堆長絲襪。旁邊的一個

佈告顯示，這些長絲襪從兩美元五十美分降到了一美元九十八美分。一位年輕的小姐站在櫃檯後，問她想不想看看這些絲襪。索莫斯太太笑了，彷彿售貨小姐在問她想不想看看鑽石王冠，並且相信她最後一定會買下來一樣。但是她繼續觸摸這些柔軟閃耀的“奢侈品”——現在她用兩只手把長絲襪拿起來，瞧着它們閃閃發光的樣子，感覺它們猶如蛇一般在她的手指間滑行。

兩朵興奮的紅暈突然出現在她蒼白的臉頰上。她抬頭看售貨小姐。

“請問這有八碼半的絲襪嗎？”

這有許多多八碼半的絲襪，因為這是最普遍的碼數。這邊有雙淡藍色的，那里有雙淡紫色的，還有些全黑的和各種不同深淺的棕黃色的和灰色的絲襪。索莫斯太太挑中了一雙黑色絲襪，長時間地端詳它。她假裝在檢查絲襪的質地，售貨小姐向她保證質量絕對可靠。

“一美元九十八美分，”索莫斯太太若有所思地說，“好吧，我要這雙。”她遞給售貨小姐一張五美元鈔票，然後等着找回的錢和打包好的絲襪。多麼小的一包絲襪！它一下子就淹沒在她破舊的購物袋深處。

之後索莫斯太太並沒有朝特價商品櫃檯走去，而是坐電梯到了上一層樓的女士等候室。在一個隱蔽的小角落，她把穿着的長棉襪脫去，換上了剛買的長絲襪。她沒有作任何心理鬥爭，沒有規勸自己，也沒有試圖解釋她這麼做的動機，以便讓自己心安理得——她根本就沒有在思考。她現在彷彿從令人疲乏的繁重工作中解脫出來，任沖動指引自己的行為，卸下責任，得到暫時的釋放。

絲襪的觸感是多麼好啊！她想靠在有坐墊的椅子上，好好享受一下絲襪奢侈的觸感。她坐了好一會兒。接着她穿上鞋子，將長棉襪卷好，塞

到包里。之後她逕直走到賣鞋的區域，找了個地方坐下來。

索莫斯太太要求苛刻，售貨員無法理解她，因此不能把她的長絲襪和鞋子搭配起來，覺得她太難取悅了。她拉起自己的裙子，將腳轉到一邊，當她往下看自己光亮的尖頭靴時，她的頭轉到另一邊。她的腳和腳踝看起來十分美麗。她沒有意識到這些是屬於她的，是她身體的一部分。她想要一種絕妙的時髦的搭配，於是她告訴那個為她服務的年輕小伙，如果她能得到想要的，她不在乎多花一兩美元。

索莫斯太太很久沒有買到合適的手套了。她極少買手套，即使偶爾買一雙，也是特價商品。

那些手套如此廉價，如果還期望它們戴在手上剛好合適，就太荒唐可笑了。

現在她的胳膊肘靠在手套櫃檯的墊子上，一個好看的年輕售貨員動作靈巧、熟練地給索莫斯太太戴上羊皮手套。她自上而下理順了手套，然後乾淨利落地扣上釦子。兩個人都用了一兩秒的時間欣賞了這雙勻稱的戴着手套的小手。還有其他需要花錢的地方呢。

幾步開外的報刊亭里，成堆的書籍和雜誌放在窗邊。索莫斯太太買了兩本高價雜誌，就像習慣閱讀雜誌，就像習慣了其他令人愉悅的事情一樣。她用手拿着這兩本沒有包裝的雜誌。在十字路口，她還儘可能地提起她的裙子。她的襪子、靴子還有合適的手套使她的儀態奇妙般地大為改觀。這給她一種安全感，一種屬於穿着考究的上層階級的歸屬感。

她已飢腸轆轆了。若是以前，她會抑制住對食物的渴望直到回家，泡一杯茶，隨便吃點。但是現在，暗暗指引着她的沖動不允許她有這樣的想法。

街角有一家餐館，她以前從未進去過。從外



一雙長絲襪

面看，她有時候會瞥到乾淨無瑕的織花檯布、閃光耀目的玻璃杯，以及侍者輕手輕腳地為上流社會的人們服務。

她進去的時候，她的外表並沒有像她所擔心的那樣引起眾人的驚訝。她單獨一人在一張小桌邊坐下，一個殷勤的服務員立即走過去等着她點單。她不想過於奢侈，她只想優雅、細緻地品嚐——六只小牡蠣，一份水芹豬排，一份甜品，一杯冰鎮飲料，一杯白葡萄酒，最後再來一小杯黑咖啡。

等菜上桌時，她從容地取下手套，把它們放在一旁，然後拿起一本雜誌，邊瀏覽邊用鈍刀裁頁。一切都令人十分愜意。檯布甚至比從窗外看到的更加乾淨，而玻璃杯更加閃耀。餐館里的女士、男士和她一樣在小桌邊安靜地吃午飯，並沒有注意到她。一段動聽的旋律在耳邊低訴，一陣柔和的微風從窗外吹進來。索莫斯太太嘗一口食物，讀一兩個字。她抿一小口琥珀色的葡萄酒，在長絲襪里扭動起她的腳趾。酒的價格對她沒有影響。結賬時，她數夠錢交給服務員，並在他的托盤上留下一枚硬幣。他向她鞠躬，似乎把她當成一個具有高貴血統的公主。

索莫斯太太的錢包里還有錢，她下一個抵制不住的誘惑是去看一出日場戲。

她進入劇場的時間稍晚了一些，戲已經開演了。她覺得劇場好像擠滿了人，但是到處都有空位。她被帶到其中一個位置上，坐在穿着光鮮的女士中間。她們在這兒消磨時間，吃着糖果，展示着她們華美的服飾，不過大部分人來到這里只是為了觀看戲劇表演。可以說現場觀眾中幾乎沒有人持和索莫斯太太同樣的態度來看待周圍的一切。整個舞臺、全部演員以及所有觀眾在她腦中聚攏成一個大印象，她沉浸其中，自得其樂。她笑着看喜劇，和旁邊的一位衣着艷麗的女士一樣，哭着看悲劇。她們針對這出悲劇還聊了一會兒。這位女士擦去眼淚，在一塊小而薄、帶有香味的方手帕上擤了擤鼻子，然後遞給索莫斯太太一盒糖果。

戲演完了，音樂停止了，人群魚貫而出，索莫斯太太彷彿夢醒一般。人們朝各個方向散去。索莫斯太太走到街角等電纜車。

一個有銳利目光的男人坐在她的對面，似乎很喜歡研究她蒼白的小臉。他不知道如何解釋他所看到的。事實上，他什麼也沒看到——除非他有魔力，能夠察覺到索莫斯太太內心的一種強烈的願望，一種深切的渴望，那就是電纜車永遠不要停，帶着她一直一直走下去。